



黑猩猩 重返原野

[英] 斯特拉·布鲁尔 著

内 容 简 介

英国姑娘斯特拉·布鲁尔怀着保护自然、热爱动物的深厚感情，把一批由于栖息环境被破坏或遭到人类迫害的黑猩猩等幼小动物收养起来，组成一个“动物幼儿园”。但是，长大后的黑猩猩无法长期与人一起生活；必须把它们释放回原野。本书就是作者带着一群黑猩猩返回深山丛林的亲身经历。

斯特拉把大自然当作活的实验室，成年累月地与黑猩猩一起过着野外生活，逐步引导它们学会了筑巢、觅食、自卫等等在原野中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本领；对黑猩猩的行为、习性和社群生活等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研究和描述。

本书内容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颇能引人入胜，是一本理想的青年读物；对有关学科的一般科研工作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Stella Brewer

RETOUR À LA FORÊT

Flammarion, 1979

黑 猩 猩 重 返 原 野

〔英〕斯特拉·布鲁尔 著

孔明辉 马为民 译

责任编辑 朱博平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5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1/2

印数：0001—14,000 字数：168,000

统一书号：13031·1690

本社书号：2565·13—1

定价：0.80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美好的未来，必须保护自然，这是现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预见到这一点，并且一再警告人们要警惕大自然的报复。可是，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人类往往以世界主宰自居，对大自然任意宰割取舍，以致大片森林、草原、湖泊、沼泽等生境被破坏而变成不毛之地，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存；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小亚细亚等地都曾有过类似的教训。这些教训才使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变得稍为明智了。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某些自然资源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富，仅就与人类生存和繁荣有密切关系的森林来说，据近年统计覆盖率只有12.7%，在1963年经过森林资源调查的16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占第120位。我国每年消耗林木近两亿立米，而其中三分之二是属于毁林开荒、滥采乱伐、森林火灾和其他一些非计划开采，其浪费和破坏速度之快确实非常惊人。我国的草原也在迅速衰退和沙化、碱化，据有关部门和专家们调查并估计，产草量已比十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由于自然栖息环境遭到破坏，再加上被人类捕杀，不少珍禽异兽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甚至很快走向绝迹。野马、高鼻羚羊、白鹤等近10种动物已经或基本灭绝；大熊猫、东北虎、金丝猴、丹顶鹤和扬子鳄等20来种动物亦已处于危急之中。若再不采取强有力的自然保护措施，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将会越来越明显、严重。

本书作者斯特拉·布鲁尔把大自然当作观察、研究、探索的活的实验室，在丛莽原野中建立起野生动物的“还原中心”。她的对待科学的严肃认真态度的确值得敬佩，而更值得人们学习的是她那种保护自然、热爱动物的献身精神。

原书中还有一篇作者的“致谢”（译本中已删去），说明斯特拉·布鲁尔的事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赞赏和支持，从政府机关直到学者、专家、猎人以至普通的旅游者，从各方面给了她大量协助。这种普遍重视爱护大自然的风尚应该大力鼓励和提倡。

本书根据法译本《重返森林》（Retour à la forêt）译出，原版是英文，原书名为《森林的居民》（The Forest Dwellers）。

1981年5月

目 录

1	威廉·····	1
2	在冈比亚度过的童年·····	6
3	动物之家·····	13
4	阿布科·····	18
5	黑猩猩纷至沓来·····	29
6	养母蒂娜·····	42
7	保护区的难题·····	54
8	新的灾难·····	65
9	尼奥科洛·科巴·····	71
10	初享自由·····	76
11	阿布科的丧事·····	88
12	准备·····	94
13	再探阿斯里克山·····	102
14	久别重逢·····	110
15	学习独立生活·····	118
16	威廉在成长·····	129
17	侥幸脱险·····	142
18	消遣和磨练·····	150
19	野生黑猩猩·····	162
20	博博·····	178
21	尤拉和卡梅伦·····	190
22	重返营地·····	200
23	展望未来·····	215
	结束语·····	227
	跋——珍妮·古多尔·····	230

1 威 廉

我举目仰望，瞧着黑猩猩威廉在吃东西。它坐着，一声不响，专心致志干它的事。它先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把一串紫红色的浆果拉到身边，再用灵活的双唇敏捷地一颗一颗地摘食上面的果子，直塞得嘴里满满的。然后，靠在身后的粗大树干上，露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它松手放开了果枝，一双机灵的褐色眼睛，漫不经心地瞧着没吃完的浆果在树枝的轻微抖动中摆回到原来的位置。几个浆果掉了下来，它瞅着它们落到身下布满枯叶的地面上。

威廉把手指插进自己的长毛中，弄出一阵搔痒声，看样子，这使它非常舒服。然后，转过脑袋，神情突然专注起来，因为它刚才在蓬乱的毛中发现了一小块皮屑。于是，它将下巴挪到胳膊的上端，下唇向前一伸，轻巧地剔出了那块皮屑，留在嘴边。它伸了一下鼻子，嘴撮成圆圈儿，好像要接触一下刚发现的东西，鉴别鉴别。它又把嘴唇朝前一伸，很快地再次检查了一遍，尽管它嘴里还满是浆果，而且仍然在全神贯注地吮吸着，最后还是把皮屑送进了嘴里。它开始勤快地寻找可能藏在身上的其他东西，仔细察看胳膊，一撮毛一撮毛地检查，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之物。它放心了，又开始吮吸浆果。这时在它的嘴里，浆果已变成了一个饱含果汁的大圆球。

突然间，威廉变得激动起来。早晨的阳光穿过树叶，照到它乌亮的皮毛上，使它身上撒满炫目的光斑和发出蓝晶晶的光泽。它高兴得手舞足蹈，一溜烟儿跑过去找正在树间嬉戏的伙伴们。

看到威廉这个样子，我不由产生了某种自豪感：打我们收留它那天起，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啊！现在，它已七岁啦，成了个健康壮实的家伙，给了我无比的乐趣。然而有一段时间，我们却在嘀咕：威廉能否活得下去。它很小时就被迫离开了自然环境：它得以偎身的温暖的怀抱，哺育和安抚它的乳房，为它抓痒和捉跳蚤的粗壮而柔软的手指，保护和鼓舞它的长臂，总之，一个母亲对小猩猩所意味着的一切，它都被剥夺了。

威廉到达那天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那位站在我父亲办公室门口、脚边放着一只脏木箱的男人，我也能回想得起来。凭他面部刺下的部落标志，就可以想到他不是冈比亚本地人。我们走近时，他弯下腰，开始解脚边木箱上的绳子和包着的脏布。当他打开箱盖时，冒出来的那股令人恶心的气味就告诉了我们里面活着的是什么。一双粗大的手从木箱里掏出一个僵硬的小躯体，放到水泥地上。这就是威廉。它半死不活的，瘦骨嶙峋的手臂和腿脚蜷缩在身上。一副害怕相使那苍白的小脸皱成一团。它由于尖叫而喘不过气来，只有胸脯还在一起一伏地动着。它遍体鳞伤，脏物和脓水与骨瘦如柴的躯体上的黑毛粘在一起。它的肚子鼓鼓的，肚皮绷得紧紧的，令人非常不安。

威廉是在几内亚被捕获的。在一个尺余空间的笼子里，它度过了三个星期的旅程；大部分时间是顶着似火的骄阳，在颠簸的非洲长途汽车顶篷上摇来晃去，更不用说在偏僻荒漠的土路上还得忍受令人窒息的灰尘了。它能侥幸活着，简

直是个奇迹。

它的“施刑者”从箱底的一个洞里穿进一段软电缆，把它拦腰捆住。然后，象玩布娃娃一样把它折弯，面部紧贴膝盖，再拉绳子，硬把它塞入笼箱。在箱子的空档里还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当时是要被卖掉的，也就是说，人们杀死了它的母亲，使它遭受了几周难以言状的痛苦，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几个可怜的先令。一看到呆在脚边的这个不幸的生灵，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怜悯之心。我父亲急忙把钱塞到了那人伸过来的手里。对这个举动将要产生的后果，我们当时还不能完全意识到。

我把黑猩猩裹在一只口袋里，像哄小孩儿似的轻轻摇晃着它那缩成一团、紧贴着我的小躯体，回到了家。我找了个大木条箱，底上铺放了干净的谷草，放到晒台上。接着，我们用浸过低浓度灭菌液的脱脂棉给威廉擦拭，去掉它身上的大块积垢，又小心翼翼地洗净和包扎好它的伤口，还用小勺喂给它一些掺有葡萄糖的婴儿糊糊，可是，它几乎没沾嘴。于是，我们把它安顿到新鲜的谷草铺上，它由于精疲力竭很快就睡着了，双臂还抱着褥草，好像是为了表示感激。

在以后的六个星期中，它只是睡觉，不怎么活动。起初，每当我们走近，它就蜷缩在箱底，想尽可能躲远一点，然后就抓住草垫子，开始哼哼或嗥叫。我们的杂种小狗特丝，立刻就被威廉迷住了。威廉极其胆小，可小母狗呢，则非常温顺，所以我们就叫它经常去找威廉。于是，只要一有机会，特丝就溜到晒台上，趴在木箱前。还距离几米远时，它总是先趴下，轻轻摇着尾巴，匍匐前进，样子既可爱，又谨慎。爬到进口处，它就把栗色的脑袋放在两只前腿上，呆在那儿，而且很有耐心，一趴就是几个钟头。威廉一动，特丝就不时地发出轻轻的呜咽声。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威廉逐渐由害怕转变成某种不快。它用手威胁特丝，或者举起瘦骨嶙嶙的手臂示意要它走开。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特丝的耐心产生了效果。由于体力逐渐恢复，威廉确实有了自信心，这样，特丝就成了它当我们的面也愿意接近和接触的第一个活物。这是在它来到我们家以后的大约第六个星期，一天傍晚——通常这是特丝“值班”的时间——威廉醒了，坐起来，睡眼惺忪。一圈刨花挂在耳边，显得滑稽可笑。当时，它两眼盯着特丝，小心翼翼地伸出钩形手指，轻轻摸了一下它的嘴巴。小狗抬起头来，低声叫了一下，爬着靠近他，湿漉漉的小鼻子埋进了草里，长长的尾巴在方砖地上慢慢拍打着。

特丝的脑袋一动，威廉马上把手缩了回去，可是没过一会儿，它又做了一次试探。小狗的尾巴摆动得快了，但身子仍然纹丝不动。似乎一切顺利。就在这时候，特丝突然止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威廉嘶哑地叫了一声，躲到木箱里头去了。可怜的小狗尽一切可能向它表示歉意：特丝呻吟着，屁股左右摇摆，想伸出舌头去舔它一下，安抚安抚它。可威廉却始终呆在至少半米远的地方。

小狗的尾巴先前在方砖地上越摆越厉害，可现在又逐渐放慢了。威廉渐渐放松了：面部肌肉由于害怕而紧张收缩的怪相消失了，并且开始轻轻扯动周围的刨花。最后它甚至向特丝频频膘了几眼，还向它扔刨花，想让它跟自己默默地玩耍。小狗只是轻声哼哼，一动也不敢动。威廉又慢慢向小狗走去，最后靠近时，把挂在它耳朵上的一圈刨花抓了下来。这一次，特丝忍住了，没打喷嚏。黄昏时分，威廉已自信到敢于触动小狗的耳朵和脸蛋，甚至鼓起勇气，在它的脖子上抚摸了两下。

尽管特丝显得很激动，但表现很好。从这一天开始，两

只动物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威廉甚至让特丝舔它，而特丝呢，活像一位好妈妈那样关注着威廉的清洁卫生。

威廉开始带着贪婪的神情，主动地走到笼箱边上，抓吃我们给它送来的饭食。当然，这是一些粗陋的食物，但经常添送。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那张还没有完全睡醒的小眼便朝笼门偷看，一双小手便大大方方地伸过来，接我们送来的东西。最后，就像结识特丝一样，威廉也慢慢地与我们混熟了。每当我们离开它时，它总呻吟着，随在我们后面犹豫地走几步，好像要跟我们走似的，但是，它还不离开笼箱太远，因为这是它熟悉的唯一地方。后来有一天，我们给它换了干草垫，从这一天起，在威廉看来，我们才代表着安全。过了这个阶段，威廉就开始结交家里其他更爱吵好闹的成员了。

本书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威廉到达我们家开始的，可是，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叙述，那故事将是不完整的。所以，我要简略地谈谈我在冈比亚度过的童年。

2 在冈比亚度过的童年

我的童年绝大部分是在冈比亚度过的。我父亲在离班珠尔（前巴瑟斯特）22公里的杨屯农艺场当护林员。我们住在一座旧军营里。房后种了蔬菜和果树，其他地方到处栽着美化环境的花草和树木。

我家附近没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但我和海瑟间的岁数相差很少，海瑟是我的妹妹，她当时四岁，而我是六岁。所以我们的确不需要玩的伙伴。每天早晨，或者说几乎每天早晨，我们自由自在地玩猫捉老鼠，或随心所欲地戏闹。我们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因为大型猛兽在冈比亚早就绝迹了。人们也提到发现豹子，但那是罕见的，要隔好长时间才报一次警。最危险的东西也许是蛇，可我们通常能见到的，只是活蛇的几公分尾巴，因为它们总是尽可能逃得离我们远远的，只要稍加小心，我们就不会比住在城里或公路附近的孩子冒更大的风险。我们的冈比亚阿姨萨蒂照顾着我们俩，不让我们出事。

玩耍的时候，她就指给我们哪些水果和浆果可以吃。白天最热的时候，有时我们坐在树荫下，她教我们编篮子。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附近的小村庄。班珠林屯是我们最喜欢的村子，也许是因为它离我们最近的缘故。这是一座典型的茅屋村庄。茅屋通常只有一间圆形的房间，是用土砖砌成的，砖缝也是用泥土粘抹的。屋顶盖着茅草，用树皮搓成的

• 6 •

绳子或用棕榈叶固定在树头桐形状的椽子上。村里有权势人家的房子则较具欧洲风格，大都是瓦楞铁结构，但是在我看来，论别致，它要比那些茅屋逊色多了。

到达冈比亚以后，最先来拜访我们的是流动商贩穆马杜。打这以后，他便定期来看我们。他是个胖得发圆的家伙，诙谐幽默，讨人喜欢。他常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走村串场。那辆车子所以还能站得起来是由于上面捆绑了许多截绳子、铁丝和树皮，特别是多亏了车主人的心灵手巧。车把中间有一个焊接成的大肚子铁铃铛，人还老远，就听到铃声了。车架两侧绑着两个大麻袋，第三个麻袋用几条车内胎捆在车座后面。由于刚才拼命赶路，所以他气喘吁吁，汗流夹背。他把自行车架放在花园门口，摇着那个旧铃铛，告诉大家穆马杜来啦。

每当看见我们家的人，他就背起那几个麻袋沿小道吃力地向前走来。不把带来的全部货物都抖露出来，在你面前一件一件介绍一番，他是不会离开的。他主要贩卖木雕或皮革制品，以及本地制作的首饰。接着，就是长达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直到价钱谈妥。一般说来，最后讲定的价钱只有他要价的三分之一。讨价还价时双方都不免有点装腔作势，这使我们感到好玩，再说，这也可算是一种娱乐。当双方争执不下，都感到才尽智穷时，穆马杜便包起他的商品，憨厚地一笑，跨上自行车去另找顾客。我们发现，他经常狡猾地企图再一次说服我们，要我们买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至于东西本身，我们不知道有啥用处，有时压根儿就不喜欢，可是总感到难以回绝他的好意。不管这些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离奇，反正那些东西多数是用兽皮做的，这使我们不至于过分苦恼；也许是因为到这里几年来，还只有这么一个穆马杜。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酷爱动物。我回想不起来哪一天我们

家里没有动物。我是和父亲养的小动物一块长大的。至于我那位当时八岁的姐姐洛娜，她是一个猫迷，把那些野猫都带回家来。在我出生的塞舌尔群岛上，我们家住在植物园旁边。附近有一条大河沟，那里有大海龟。我可爱去啦，有时我还骑在海龟的背上。那时我大概还不到三岁。当我争着想跨上“坐骑”时，海龟便习惯地停下来，把头和脚统统缩进龟壳里。我在上面一坐好，保姆莫德就教我怎么赶海龟走。于是，她给我一块小石子，要我从前向后搔龟壳的前部。真灵！长有鳞片的脑袋慢慢伸出来了，然后是踌躇不定的四只脚，龟壳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们便在河沟附近颠颠晃晃地溜达起来。即使走得不算太快，我也感到心跳得慌。

我父亲调到冈比亚工作时，差不多刚一到任，各种动物就开始源源而来。首先来的是盖因格，一只披有漂亮的橘色皮毛的虎猫。我们还为它找了一个伙伴名叫肖特，这是一只短毛的德国保因脱小狗，毛呈巧克力色，胸部还有块白斑，很漂亮。它俩相处得可好啦。因为是先到的，所以对其他后来的各种动物，总是有点另眼相待。在四年前肖特死去之前，它们之间总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盖因格19岁时还和我们在一起，总是那么活泼愉快，无拘无束。

我们的一个邻居，养着两只鸟儿：一只黄肚皮的塞内加尔鸚鵡，名叫莫普夫人；一只长尾巴的虎皮鸚鵡，名叫罗利先生。我们刚到不久，邻居就要迁离冈比亚了。所以，我们就在花园里一棵粗大的树下为它们做了一个大鸟笼。罗利先生容易接近，而且很饶舌，不时叫着“上帝拯救王后”，或者自言自语地一连叫上几个小时，在晒台上就能听到，使人厌烦。莫普夫人就截然不同，它动不动就啄你一口，根据我的记忆，它从来不说一个英文词儿，倘使你执意要跟它做朋友，它就气势汹汹地用它那种土语骂你。

人们注意到我们对动物的兴趣，所以给我们送来的动物就越来越多，一般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小动物。对各种不同动物，我们调制了不同的奶品。

对老鼠一般是逮到就杀。然而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农场工人搞到一窝小囊鼠，送给海瑟和我。它们都是肉红色，还看不见东西呢。我们没能全部养活，但幸存的三只倒是挺可爱的。我想它们多少有点近视，但那不断抖动的银须却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我们一叫，它们就跑来了，因为它们喜欢让人抚摸。我们把它们捧在手里，它们也不跑，反倒趁机在我们身上乱窜。我不太喜欢它们老呆在我的脖子上，因为它们抖动的胡须搔得我痒得受不了。

平尼来到时，我们真不知该把它安置在哪儿。平尼是一只爱发脾气的箭猪崽子。我母亲曾让人在花园深处修了个鸭舍，养她的鸭子。因此我们决定，在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之前，先把平尼放在鸭舍里。没有比这地方再好的了，看样子，平尼和鸭子很合得来，鸭子的食槽甚至更适合它。唯一的缺点是，每当有人来喂它们时，平尼就要把人从鸭舍赶走。一天早上，妈妈发现平尼在夜里跑掉了。它在铁丝网底下扒了一个洞，是从那儿出去的。我想，妈妈这才真正松了口气。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它。

我们当时养的另一只动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只非洲仓鸮奥利。开始，得用钳子给它喂食，因为它的长嘴可叫人害怕啦，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用手喂食也很安全。它轻巧地叼住食物，在长嘴里放一会儿，然后微微低下脑袋，闭上呆滞的大眼睛，食物就吞下去了。它喜欢人们用一个指头抚摸它的脑袋和脖子，因为它晚上就是这样靠在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肩上，呆上几小时。当它能稳当地飞翔时，我们就把它放到花园里，它便绕着房子飞，然后又回来。它夜间飞

游时越飞越远，终于有一天晚上没有回来。两天以后，从客厅窗子那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叫声，这是奥利。平安无事。它饿了，要飞进来。几年当中，它就这样常来看我们。常常相隔几个星期就回来一次。而我们呢，总是把它的回来当作一件大事，一件喜事：它自由自在，而且显然能独立觅食了。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父亲为了使我们高兴，把我们带到了机场森林。这是一片天然森林，在杨屯机场附近。为了在黎明时分赶到那儿，我们起得很早。我们在树林当中溜达，一直逛到太阳高高升起。清晨，明媚的阳光、鸟儿的欢唱，构成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这里草木茂密，冈比亚的各种动物都到这儿来藏身。在遇到一群西非疣猴时，海瑟和我便拉着手，默默地相视而笑，非常激动。那些猴子总是在高高的树枝上攀登。这是些相当大的动物，黑色的背，棕色的臂和腿，长长的尾巴常常掩没在从树上垂下来的乱藤当中。有时，我们还看到它们吃东西，可千万不要作声，即使如此，这种眼福也很少能享受多久，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并立刻惊人地一蹦，逃之夭夭。

在我们熟悉的动物中，猴类对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们常常怀着去找几只猴子观察观察的特定目的，一大早就离开家。对于我们臆想中的猴群，我们编了许多奇妙的故事。我们把与萨蒂一道编的篮子带回家，送给爸爸妈妈，告诉说：“这是猴子的礼物。”作为回礼，我们把吃剩的东西留下来，送到丛林中。我想，有些孩子也是这样编造仙女的故事，并且给她们送吃的吧。后来有一天，梦想变成现实啦：人家给了我一只小猴娃。

“基姆”，这就是猴娃的名字。它还很幼小，黑色的身子与苍白的小脸和双手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真没法告诉你，有了这个娃娃，我去照顾它、喂养它，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们

永远不会分开了。它由于还不大能独立生活，就老抓住我的衬衣不放，所以我就拦腰围上一块布，把它抱在胸前。我感到，在头几个月，使它能贴在一块温暖的东西上面，对它是很重要的。它在这儿能足足睡上几小时，只有当它饿了的时候才醒来，不一会儿就又睡了。通常是妈妈为它准备奶瓶；其他人没资格喂它。晚上，让我离开它，真叫我难过，可是在这一点上妈妈毫不让步。尽管我一再要求，她仍然不准我把它抱到床上。一天，有人给海瑟一只小猴子，叫“特立克西”。我可高兴啦；基姆和特立克西当场就亲近起来，从今以后，由于它俩一道在笼子里过夜，所以离开基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

我们收养的小动物一旦长得稍大点就升一级，爬着坐到我们的肩上。为了保持平衡，它们就用手抓住我们的头发。这是些快乐的伙伴。比起特立克西来，基姆要无拘无束得多，不过它对我倒更象一位保护者。如果有谁对我露出一点儿粗暴的态度，它就会象一个火红的毛球那样立即扑向他，在自己选好的部位抓住对手，成功地把拖开。我妈受害，这已成了家常便饭。

一天晚上，海瑟和我在洗手，我妈来看我们是否洗干净了。检查完指甲，她用一种平静的语调对我们说，从明天起，她每天上午要把我们在家关两小时。

——那为什么呀？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问。

——我们要上课。她答道。

母亲要当我们的算术和英语老师；我们要去填满从英国专门给我们寄来的厚厚的练习本，这对我们倒是件新鲜事儿。可是，这件事很快就失去了引诱力。显然，在这两个小时中，基姆和特立克西无权进来，只能呆在外面。它们不时地爬到窗子上，好象要提醒我们：本来可以做的事儿要比这

有趣得多。当妈妈在另一个房间里时，两只猴子又长久地呆在窗前，我俩就互递眼色，从窗子里跳出去找它们。回来可就不好受了；有一两次，甚至不让我们去机场森林散步，可我们总觉得，那还是值得的。

最后终于决定送我们俩去英国进寄宿学校。至于基姆和特立克西，它们得去我们在萨普的一个朋友家，他住在冈比亚河上游、离这里130公里的另一个农艺场里。在那儿，它们至少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分别是痛苦的。分别前的几天，我都是在丛林中收集基姆喜爱的食物，我没完没了地捕捉它爱吃的蚱蜢，逮了一篓子。基姆和特立克西坐在吉普车后面的一个笼子里。它们显然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做法。海瑟和我坐在它们旁边，通过栅栏递给他们蚱蜢和水果片，反复对它们说我们去不了多长时间。当时我们不能想象，这竟是最后一次看到它们。在新居，没有孩子去溺爱它们，它们变得越来越野，想吃东西时才回家。后来有一天，它俩都无影无踪了。

以后的几天过得很奇怪。马上就要动身了，在我们捆绑行李时，家里到处都是木箱、纸箱、皮箱、手提箱。有人给我们一个纸箱装玩具；我们立即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从虫蛀过的长毛绒狗熊到鸟窝，统统塞了进去，很快就装得满满的。但夜里大概有人重新整理过纸箱，因为我们心爱的玩具一件也没运到英国。亲爱的老萨蒂站在码头上送别她的小宝贝。她不时地拉头巾擦眼泪。

“别哭啦，萨蒂。”我们一再劝她，“我们很快就回来，我们只是去上学呀。”

然而，汽笛鸣叫了两声，商船阿巴巴号慢慢离开了堤岸。我们挥动着手臂，萨蒂渐渐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除了冈比亚河岸，什么也看不见了。